在遠東的塞爾納謝・多・邦雅爾丁學院的神父

巴蒂斯塔 *

我們是西方的葡萄牙人，
前往尋找東方的大地。
——賈梅士《葡國魂》

我們是天主的傳教士，
我們將把畢生所有獻給天主！
——科里雷亞・德・奧利維拉

從 1871 年起，澳門神學院的教學工作在議事司鐸安東尼奧・路易斯・德・卡瓦略（António Luís de Carvalho）教授的領導下，由一群世俗教員承擔。幾年之前，這位教士在澳門曾同耶穌會神父們發生過衝突；在這群神父中要數當時主持澳門神學院的弗朗西斯科・沙維爾・隆迪納（Francisco Xavier Rondina）神父最有名氣。他在澳門供職長達九年（1862-1871），其間他以自己的聰明才智在同行中表現得出類拔萃。在這種情況下，安東尼奧・卡瓦略因心情鬱悶不得不返回葡萄牙。但這位議事司鐸如今又被派回到這所聖若瑟修院，以取代聖伊納西奧弟子們的領導及教學工作。

他一上任就將神學院的領導權交給一群世俗教員（其中祇有一個例外，他是位神父，名叫瓦斯孔塞洛斯）手中，但是當地居民對這些新老師並不認同，且頗有保留看法。學校的教學質量於是開始下降，學生人數也開始減少。

據說，議事司鐸安東尼奧・路易斯・德・卡瓦略試圖將澳門神學院變成一所微型的科英布拉大學。結果是顯而易見的：所有的耶穌會士沒有一個人表示讚成，而且先後離開了該學院，學生人數則從1871年的三百二十六名銳減到1771年之後的六十八名。(1)

攝政王，即未來的唐・若奧六世——
奧萊奧・德・安東尼奧・多明戈斯・塞凱拉
（D. João VI. Óleo de António Domingos Sequeira, 1768-1803）

*巴蒂斯塔（António Rodrigues Baptista），西班牙語言學博士，遠東傳教事業研究員，曾任澳門大學教授。

新的教育者

或許主要是因為這一原因，澳門教區總督戈維亞（Manuel Lourenço de Gouveia，曾就讀於邦巴拉爾神學院）不得不向布朗庫堡區塞爾坦市塞爾納謝・多・邦雅爾丁海外傳教團皇家學院的神父們求援，以便他們能來支援澳門神學院的工作。

於是在1872年就有兩位教士從塞爾納謝學院到澳門，他們都曾是該院的優秀生。其中一位是奧萊羅斯人，名叫塞爾吉奧・安坦・阿爾瓦雷斯（Sérgio Antão Álvares），但由於他很不適應澳門的氣候，於次年返回葡萄牙，卻剛回到里斯本不久便去世了。另一位則能適應亞洲的一切，後來成為在東方為葡萄牙之神聖事業奮鬥的最熱忱最富有獻身精神最傑出的傳教士和高級神職人員。他是查維斯市維拉爾德南特斯人，名叫安東尼奧・若阿金・德・梅代羅斯（António Joaquim de Medeiros）。他在塞爾納謝學院學習期間是個優等生，曾獲得當時已是“澳門當選主教”的學院院長若昂・皮門特爾（João Maria Pereira do Amaral e Pimentel）的多次獎勵和表彰。譬如，先看這位院長在1869年12月8日的演講吧：“安東尼奧・若阿金・梅代羅斯，是查維斯市南特斯鎮人，曾獲得過教理神學二等獎和倫理神學三等獎。他才華橫溢、勤奮刻苦、朝氣蓬勃、酷愛學習，令人驕傲。我希望他不僅應具有這些品質，還應有慈悲為懷的憐憫心；祇要這樣，未來就一定能成為一位出色的傳教士。”(2)

塞爾納謝・多・邦雅爾丁學院

有必要首先扼要回顧一下這所海外傳道團學院的歷史，因為它與早期的中國傳教團有一定聯繫。該學院由攝政王即未來的唐・若昂六世創辦於1791年，他當時擔任克拉托教團修道長。克拉托位於上阿連特茹，很早就成為一個獨立於任何教區的大修道院。由於馬爾他教團（由從前的一些熱魯薩倫騎士及濟貧修會修士組成）早期扎根於這裡，所以一直由一位教區神父主持。這位神父在素有“冒險家”

1.

塞爾納謝・多・邦雅爾丁學院/神學院

澳門聖若瑟修院（Seminário de S. José）教堂

之稱的國王唐・馬努埃爾一世當政時期，被提陞為大修道院院長，它透過一位主教代表兼教堂司庫在寺院法管轄範圍內行使職權。1789年，教皇皮奧六世將克拉托大修道院併到王子采邑之家。

塞爾納謝・多・邦雅爾丁學院（Colégio de Cernache do Bonjardim）的創立是應塞爾納謝的一個家族，即里斯本大教堂主持馬努埃爾・若阿金・達・席爾瓦（Manuel Joaquim da Silva, 1744-1808）家族請求的結果，該主持被唐・若奧六世任命為克拉托大修道院首任院長，後又晉陞為阿德里亞諾波利斯（Adrianópolis）大主教，他的兩個兄弟也被提陞到主教職位。其中一位名叫唐・馬塞利諾・若澤・達・席爾瓦（D. Marcelino José da Silva），後被派到澳門供職。另一位名叫唐・歐塞比奧（D. Eusébio），原是聖拉撒路教派神父，後被選派到中國南京供職。他不幸死在果阿，年僅三十歲。唐・馬塞利諾則到中國的上帝聖名之城（Macau）上任了。不過對於他的委派，當時曾引起某些流言，甚至引起爭論。

現在讓我們再回頭說說塞爾納謝學院。它的使命是為塞爾坦市的教堂及其它教區培養世俗教士。但早期掌管該學院的維森特神父們也接納在澳門神學院供職的中國傳教團神職人員。因此在1880年，政府甚至將唐・若奧五世之妻唐・馬麗亞・安娜（D. Maria Ana）王后留給東方傳教團的一筆遺產收益全部撥給該院。

邦巴拉爾學院

塞爾納謝・多・邦雅爾丁學院在1834年因若阿金・安東尼奧・德・阿吉亞爾（Joaquim António de Aguiar）取消所有的教團而被迫關閉。不過，在經歷了多年的風風雨雨之後又重開了。1855年，該院合併了創建於1844年5月21日的邦巴拉爾傳教團學院（Colégio das Missões do Bombarral）。在這之前，王國政府應原耶穌會傳教士、北京（當選）主教唐・韋里西莫・蒙特伊羅・達・塞拉（D.Veríssimo

Monteiro da Serra）之請求，曾指定這所規模較小的神學院利用前北京耶穌會士傳教團之資金為中國培養傳教士。

唐·韋里西莫·塞拉於1852年逝世後，當時由貝爾納迪諾·達·納蒂維達德（Bernardino da Natividade）神父主持的邦巴拉爾神學院遇到一系列嚴重困難。這可能就是該學院被併到塞爾納謝學院而其學生皆於1855年轉到該院繼續學習的主要原因，合併之後於當年12月8日正式開課。

但在納蒂維達德及其他教士主持塞爾納謝學院的十年間，學生的成績平平而已，而且問題日益嚴重，最後發展到在1860-1861年擔任院長的馬努埃爾·若阿金·門德斯（Manuel Joaquim Mendes）神父狀告前任有“不道德和墮落行為”。(3)

皮門特爾神父主持學院的情況

大約在1865年自由派革命之後，若昂·多·阿馬拉爾·依·皮門特爾（João do Amaral e Pimentel）教授接掌了塞爾納謝學院的領導大權。

皮門特爾神父具有神授的非凡能力和號召力，同時也是位傑出的教育學家。他是布朗庫堡區奧萊羅斯鎮人，曾就讀於科英布拉大學，攻讀法學，其間曾擔任萊里亞大教堂教長。

他主持塞爾納謝學院領導工作長達七年，令這所皇家神學院經歷了有史以來最輝煌的時期；他所制定的教學方針和路線至少延續到共和國政體在葡萄牙誕生之時（1910）。此後該學院經歷了數個曲折沉淪的時期。譬如1915年成立了“世俗使團”負責為海外培養“文明使者”。直到1926年12月27日殖民地部若昂·貝洛部長領導成立了傳教團神學院。這位部長指示院外教士們修復以前的塞爾納謝·多·邦雅爾丁海外傳教團學院，賦予其傳統使命：為宗教及祖國服務。於是該學院在傳教士神父們的領導下，於1927年12月復辦， 當時有學生104名。

上述兩位傳教士（塞爾吉奧·阿爾瓦雷斯和安東尼奧·德·梅代羅斯）完全是在昔日塞爾納謝學院的獨特環境及氣氛下培養出來的。他們及其他數十位傳教士從1872年先後來到中國的上帝聖名之城供職，大大加強了澳門神學院的師資隊伍，隨後也加強了海南及帝汶傳教團的力量。

當時，安東尼奧·若阿金·德·梅代羅斯神父是所有教士中最傑出的。他先在澳門神學院擔任教師和教長，其後於1875年取代議事司鐸安東尼奧·路易斯·德·卡爾瓦略擔任該院院長；而卡爾瓦略則返回葡萄牙擔任海外軍團之隨軍神父。(4)而安東尼奧·梅代羅斯神父擔任澳門神學院院長一職祇有短短的幾個月，因為在1874年帝汶傳教團的管轄權由果阿大主教管區轉移到主教教區，他於1875年12月22日被任命為印屬林迪亞（Insulíndia，包括印度尼西亞及菲律賓等地區）的葡萄牙傳教團巡視官，因此赴帝汶首府帝力工作。

安東尼奧·德·梅代羅斯在帝汶

這位熱情飽滿具有獻身精神的傳教士一抵達帝力就着手履行澳門教區總督的指令：“找出問題所在，提出解決辦法。”

這裡介紹一下梅代羅斯神父到帝汶之前的情況。路易斯·德·索薩（Luís de Sousa）修士在其《聖多明戈斯歷史》裡寫道：“基督教之光雖然已在那裡照耀，但光線已經非常微弱！……我們是在傳教士們的一些筆記中看到這點的。我們在查爾斯·博克塞（Charles Boxer）著的《遠東貴族們》中同樣看到這些筆記中所記述的令人擔憂的情況。他不惜筆墨地揭露多明我會修士們‘玩忽職守、道德敗壞、對宗教冷漠、祇顧賺錢’。這位英國的葡萄牙學者甚至在其著作中引用果阿總督有關那些修士表現的書信，其中說及他們無論在教會內還是在放蕩的日常生活中都收穫豐厚。”(5)

於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當安東尼奧·若阿金·德·梅代羅斯神父在1875年11月接到被派往帝汶擔任巡視官的命令時，同時也接到另一份十分明確的手令：“在必要時可停止或下令撤除傳教團內任何一個有嚴重問題的神父的教職。”(6)

安東尼奧·梅代羅斯神父在帝汶巡視六個月之後回到澳門（1876年4月），隨即給澳門教區總督呈交了一份報告。為瞭解帝汶那裡到底發生了甚麼，

安東尼奧・若阿金・德・梅代羅斯（António Joaquim de Medeiros）

我們認為值得強調其報告中的相關內容。關於這些內容，文德泉神父在其著作《帝汶傳教團》中有相當詳細的引述。

梅代羅斯神父在其報告一開頭就指出了那裡的傳教團不景氣的一系列原因：1）缺乏歐洲傳教士。“由於缺乏歐洲傳教士〔……〕，帝汶的基督教傳播很糟糕，給人的感覺是從未有過任何優秀的傳教士在那裡工作過。”2）在1749和1769等年份那裡發生過土著人的暴動。3）帝汶人信奉的宗教摻雜了許多土著習俗，加上那裡的教士們既無知又品質差，傳教的結果無疑令人傷心。4）由於荷蘭人霸佔了帝汶大部分地區，他們屬加爾文教派，既無教堂也不做禮拜；加上當地土著不斷組織暴動反對葡萄牙人，所以帝汶人“不再信奉基督教了”。

帝汶人的宗教

在列舉巡視官所提出的解決問題的辦法之前，我們要先瞭解帝汶人的宗教情況。

根據梅代羅斯神父的報告，帝汶人民通常十分迷信。他們認為祇有無生命的東西才具有崇高的品質，譬如一把（殺死過一個歐洲人的）劍；一柄（君主曾經用過的）鏢；（先人用過的）一雙舊靴子、一張蓆子或一塊頭巾等等。他們認為高山、河流、森林、樹木及岩石等一切令人驚歎的事物都具有異乎尋常的神奇力量。他們還認為吉納斯（Quinas）旗幟及其影子象徵着權威和權力。他們還認為在勞作開始前和結束後，必須舉行特殊的儀式祝福和贊美他們種植水稻必不可少的水牛。

關於這些問題，弗朗西斯科·馬·亞·費爾南德斯（Francisco Maria Fernandes）神父1994年在澳門大學宣讀的碩士論文[7]中着重研究了帝汶人民巨大的想象力，認為他們總是沉浸在充滿森林、清泉及動物的無所不包的和生機勃勃神聖的大自然中。費爾南德斯神父通過深入研究指出，帝汶人賦予自身的神奇想象力將他們帶回到他們那具有遠東各族人民之特點的原始宗教信仰中。那些特點主要是：宣揚萬物有靈論；崇拜巫術；將宗教物品存放於“波馬爾”（pomal，根據梅代羅斯的說法，是“一種古玩博物館”）中。〔關於“pómal”或“pomáli”，塞巴斯蒂昂·達爾加多（Sebastião Dalgado）神父[8]則認為是保存偶像的茅屋。據他說，“波馬爾”裡的教士被稱作“rei-pomal”（波馬爾王）或“datulúli”（達圖魯利），他負責主持巫術的禱告，在節日慶典時則由他主持以小雞或小狗祭祀神靈的儀式。〕

下面，讓我們列舉一下巡視官梅代羅斯神父在其報告中為消除危機和使傳教團的工作走上正軌所提出的各項建議：1）必須說服帝汶的基督教徒，要使他們相信他們認識的神父不是真正的神父；因此應請求另派一些真正的。2）傳教士應該從首都開始佈道工作，並由此向內地逐步推進。3）在帝汶的傳教士們應該走出去開展工作，否則就不可能成為稱職的教士。4）若要當地土著信奉基督教，就必須首先從教育和訓導入手。“尤其要對女性進行教育；為此需要建立一宗教組織，要將她們當作仁慈的姐妹來對待。”

以上就是梅代羅斯神父在其出色的報告中為解決危機所提出的主要建議。當然，梅代羅斯在其報告中也談了其它方面的問題。譬如他談到帝汶的許多所謂教堂和小禮拜堂祇不過是些茅屋，連像樣的門都沒有，羊啊狗啊還有其他動物時常進去；許多石頭祭壇或祭臺都不是神聖的；有些地區雖然有些基督教徒，但都沒有結婚，如此等等。

此外，安東尼奧·梅代羅斯還提到那裡的一種葡萄牙人很適應的方言，名叫“tétum”（特屯），因為此方言發音非常柔和，他建議新到的傳教士應該首先學會這種方言，祇有這樣才能在未來創辦的學校裡運用這種語言對當地土著進行初等教育。梅代羅斯還建議，傳教士應該每月提交一份活動報告。這就是該巡視官所提出的有條理的方案。

帝汶人的社會

梅代羅斯神父的報告中還有兩、三個重要內容在上述弗朗西斯科·費爾南德斯的碩士論文中受到關注。不過在本人看來，其中最有意思的內容應該是關於“婦女婚姻”問題。

梅代羅斯神父在報告中提到，“帝汶人實行一夫多妻制，〔……〕女人要嫁給自己家庭認可的男人；姑娘要由男人購買。”

弗朗西斯科·費爾南德斯神父（是拉克洛王后的兒子，所以我們認為他應該是最瞭解帝汶婦女情況的）說，巡視官神父（梅代羅斯）報告中對於此問題的結論或許有片面性，應屬個別現象，因為“實際上，帝汶社會厭惡一夫多妻制，對那些搞一夫多妻的人總是投以蔑視的目光”。費爾南德斯神父還補充道：“不幸的是，傳統的帝汶人確實幾乎總是奉行家庭為男人挑選女人的習俗，但並非花錢買。”不過，他又說道：“雖然不花錢買，但常常用東西來交換，比如用金銀首飾、帝汶布匹、駿馬、水牛、咖啡或可可種植園，或一切在帝汶人看來具有一定價值的物品。”(9)

總之，弗朗西斯科·費爾南德斯神父如今對梅代羅斯神父的著名報告作了評論性的分析，從而減少了一些有爭議的問題，譬如關於婦女地位問題以及基督教徒安葬問題（安葬時有否舉行奠酒禮等）。費爾南德斯在分析中認為，梅代羅斯巡視官之所以作出上述斷言，可能是因為他是在雨季去帝汶的，因而是在一種不利的氣候條件下進行調查的。

但本人認為有必要指出的是，費爾南德斯神父這樣的分析與我們在另一個前帝汶傳教團代理主教並於1941年擔任澳門主教區總督的阿比利奧·若澤·費爾南德斯（Abílio José Fernandes）神父的分析並不相符。

這位神父在帝汶生活了二十多年（從1914年到1938年）。因此，他在那塊土地上經歷了很多事情（至少不比梅代羅斯神父經歷得少，甚至可以說要比他經歷得多）。他的著述為我們生動地描繪了當地土著的心理狀態和特徵，其中有些篇章對帝汶人的描寫比我們在別的書中看到的要驚心動魄得多。他的這一著述於1931年問世。他將帝汶人最典型的特點歸結為一句話：“帝汶人是一個永遠也長不大的小孩兒！”(10) 這是阿比利奧神父的觀點。不過，我們至今還沒有見到有誰反駁這一看法。

不管怎麼說，至少有一點可以肯定：在安東尼奧·德·梅代羅斯巡視帝汶之後，那裡的許多東西可能將會有所改變，因為此前帝汶傳教界中有許多事情都進展不利。

新時代

因此，梅代羅斯神父在1876年4月返回澳門向當時教區的總督呈交了巡視報告之後，於次年又被剛上任的總督馬努埃爾·貝納爾多·埃內斯（Manuel Bernardo Enes）派回去帝汶。

這次，梅代羅斯是以代理主教兼傳教總會長的身份去帝汶的，隨行人員中有七個新派去的歐洲傳教士，外加一個華人。這七位歐洲人加上他本人一共八人，恰恰都來自塞爾納謝·多·邦雅爾丁學院。第二年可能又派了三個新的傳教士。這樣一來，當時在那裡的歐洲傳教士總數就上昇到十人。在其後數年裡還應有更多的傳教新兵抵達。所有這些傳教士都被合理地分配到帝汶島內一個廣闊的地區。梅代羅斯過去葡萄牙的上述校友在被派去帝汶之前均在澳門接受適當的培訓，並進行臨時實習。

本人認為有必要在這裡提及這個時期新來到這個“太陽昇起之島”傳播基督教義的若干神父先鋒們的名字，譬如在首都（帝力）擔任教區神父的卡洛斯·費雷拉·巴蒂斯塔（Carlos Ferreira Baptista），被派往奧庫席傳教團的弗朗西斯科·沙維爾·德·梅洛（Francisco Xavier de Melo），擔任帝力教區神父助理並兼任本地傳教士協調員的弗朗西斯科·佩德羅·貢薩爾維斯（Francisco Pedro Gonçalves），在馬納圖托負責拉克洛和維馬塞等地區的傳教事務的馬努埃爾·阿爾維斯·達·席爾瓦（Manuel Alves da Silva），工作不久之後便擔任傳教團總會長兼任代理主教的若奧·戈麥斯·費雷拉（João Gomes Ferreira）——這位神父後來甚至被任命為印度科欽（Cochim）主教。本人認為還應特別提及與梅代羅斯神父齊名的神奇人物塞巴斯蒂昂·阿帕里西奧·達·席爾瓦（Sebastião Aparício da Silva）神父，他被分配到拉克魯塔工作，主要負責臨近幾個地區的傳教事務。後來，阿帕里西奧神父加入耶穌會，擔任澳

門教區總督。其後他又回到帝汶，擔任代理主教兼索伊巴達（南維卡里亞托）傳教團團長。葡萄牙共和國建立後，他到科欽神學院任教，後於1913年被派往（中國）Shiu-Hing〔紹興〕擔任那裡的葡萄牙傳教團團長。這位神父最後逝世於吉馬良斯科斯塔神學院，享年九十四歲。

繼承者

這些與安東尼奧・德・梅代羅斯和塞巴斯蒂昂・阿帕里西奧同時代的傳教先驅們的姓名在本文所附傳記中還將提及，此外其中還會提及其他數十位新的繼承者。他們跟前輩一樣，承受“烈日和酷熱的煎熬”，將天主及祖國的愛傳遍帝汶大地每個角落。我們從下面的敘述中將看到，他們不愧是帝汶各傳教團新時代真正的“開拓者”。通過他們辛勤的開拓，一批批從塞爾納謝・多・邦雅爾丁學院培養出來的新兵途經澳門來到帝汶這塊土地上的傳教團供職。他們中一些人——譬如若澤・安東尼奧・巴爾托洛（José António Bártolo）、馬努埃爾・拉蘭熱拉（Manuel Laranjeira）、安東尼奧・費雷拉（António Ferreira）和馬努埃爾・帕特里西奧・門德斯（Manuel Patrício Mendes）甚至在那裡工作了二三十年；他們用自己的心血為後代們搭建起直通今天的“橋梁”，所以我們才能不斷地聽到人們說起這樣一些響亮的的名字：雅伊梅・古拉爾特（Jaime Goulart），亞速爾人，1945年擔任帝汶首任主教；阿比利奧・若澤・費爾南德斯（Abílio José Fernandes），歷史學家，正如上述擔任過代理主教及傳教團總會長；阿爾圖爾・巴希利奧・德・薩（Artur Basílio de Sá），知名傳教士，同樣是印屬林迪亞傳教團中的歷史學家；馬爾蒂略・達・科斯塔・洛佩斯（Martinho da Costa Lopes）神父，1974年4月後回葡萄牙避難；弗朗西斯科・馬里亞・費爾南德斯（Francisco Maria Fernandes），澳門大堂主教助理，曾為帝汶難民的命運做了許多工作；此外還有我們今天大家都熟知的唐・巴希利奧・納西門托（D. Basílio Nascimento）和唐・希梅內斯・貝洛（D. Ximenes Belo）等等。總之，所有這些人都是由塞爾納謝・多・邦雅爾丁學院在19世紀最後二十多年內培養出來的並在澳門神學院經過短期培訓和實習後踏着安東尼奧・德・梅代羅斯神父及其同伴們的足跡來到帝汶這個“太陽昇起之島”的神父們的真正代表。

索依巴達中央傳教會首任會長
塞巴斯蒂昂・馬里亞・阿帕里西奧・達・席爾瓦神父
（Sebastião Maria Aparício da Silva）

我們同樣應該提到的是發生在澳門及帝汶人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這就是：在時任帝汶代理主教的安東尼奧・德・梅代羅斯神父努力促成下於1880年到來的卡諾薩修女們。1889年，這些修女掌管了著名的聖羅薩・德・利馬修道院的領導權。其實早在1885年他們就已成了聖因方西亞收容所的負責人，後來她們中的一些人被派往帝汶：她們先在帝力然後在馬納圖托以及最後於1902年在索伊巴達供職，一共主持了三所教會女校的工作；她們為帝汶

各地區培養了一批批具有新家庭觀和人生觀的能更好地擔當起妻子和母親之職能的新型女性。

各種新嘗試

1884年安東尼奧·德·梅代洛斯神父被任命為澳門教區主教後便在澳門施行一些新措施。我們僅舉其中兩件十分重要的事：一是創辦《信徒之聲》(*A Voz do Crente*)週刊（1886-1895），二是招回耶穌會士神父來管理澳門神學院並擔任教學工作。於是耶穌會的一些知名神父在1899年3月又一次回到澳門，他們從此在這裡一直工作到1910年共和國創立時，時間長達二十年之久。

此外值得強調的是梅代洛斯主教對帝汶人民生活的關心，他不僅懷着極大的熱情關心那裡的基督教徒的精神需要，而且還關心在那裡工作的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以便他們能更好地滿足當地人民的物質需要。

關於他對青年人的培養，應該指出的是梅代洛斯主教所倡導的獨特教育形式。他在帝力附近的達勒（Dare）那個海拔四百米的地方開辦了一所農業實驗學校，該校一直辦到1924年。來自拉哈內學校的優秀生每天都在那裡接受農業實踐教育。為此，這位主教在1896年還親筆為維拉達勒莊園制定工作指南，並為帝汶傳教團撰寫《可可、茶和金雞納樹種植簡明手冊》。

此外，梅代羅斯主教還為蘇羅及巴烏考兩個地區籌辦農業學校。當地土著來到這裡學習葡萄牙語和農業實踐課程，以便掌握耕種當地肥沃土地的技能。葡國部長巴羅斯·戈麥斯一次在里斯本提到這位優秀的傳教士及主教時稱贊他“具有最完美最出色的聖徒熱情，並最積極地保護了葡萄牙人的利益和傳統，實在難能可貴”。

但有必要說明的是，梅代羅斯主教的事業並非總是一帆風順，其征途常常荊棘叢生，甚至有一些身居政府要職的葡萄牙人也對他放暗箭，這可是最令他感到痛心的。無論在澳門還是在帝汶都發生過這樣的事。有一次他不得不站出來利用《信徒之聲》的版面迎戰，為自己辯護，陳述他是如何於1889年3月在澳門工作期間竭力向二十名帝汶囚犯提供衣物及食品援助的。這些囚犯因為被控在1887年謀殺阿爾弗雷多·馬亞（Alfredo Maia）總督而被押解來澳門地牢，到達時衣不蔽體，沒有任何財物。

安東尼奧·若阿金·德·梅代羅斯主教因此被作為葡萄牙最優秀的高級神職人員之一載入了澳門史冊，同時被視為帝汶偉大的傳教士。他最終就在那裡逝世，1897年1月7日被安葬在帝力的馬特里茲墓地。他雖然僅活了50歲，但已將一半的人生獻給了東方的傳教事業。

傳　記

阿爾貝托·卡洛斯·巴羅佐·佩雷拉（Alberto Carlos Barroso Pereira），1857年5月7日生於佩納菲埃爾市里奧德莫牛斯鎮聖馬蒂尼奧。在里斯本獲授神父職位。1881年12月5日起程來澳門，翌年1月到達。後去帝汶供職四年，在那裡先後擔任帝力教區神父和傳教團總會長。根據文德泉神父所述，他曾發回來幾份扼要而清晰的客觀報告。在澳門供職期間先後擔任聖安東尼堂區及風順堂區的教區神父、大堂神父和澳門大教堂的榮譽議事司鐸等職，此外還兩次在聖若瑟修院任教，後因健康原因返回葡萄牙。他在遠東供職一共十五年零十個月，回國後仍發燒不退，後來竟至失明，享年74歲。

阿爾貝托·塞薩爾·多·卡爾莫·馬托斯（Alberto César do Carmo Matos），生於佩納菲埃爾市，1893年7月30日獲授神父職位。1894年來澳門，同年4月赴帝汶。根據文德泉所述，他曾“被下令離開巴烏考〔……〕並被禁止返回那裡，以此作為對他不服從命令的停職處罰”。於是他去了莫桑比克，在那裡先後擔任欽德教區長、馬普托傳教團總會長和代理主教，一直工作到1904年。由於他擔任代理主教期間的工作出色，曾受到表彰，被稱贊“工作熱情飽滿，才華出眾”。1901年1月19日曾回澳門，但於當月26日又返回莫桑比克。在其教職生涯中，他還數次擔任隨軍神父，因功績卓著，曾被授予維拉·維索拉聖母服，並獲得唐·阿梅利亞獎章。

帝力首任主教唐・雅伊梅・加西亞・戈拉特
（D. Jaime Garcia Goulart）

阿納克勒圖・科特林・達・席爾瓦・加爾塞斯（Anacleto Cotrim da Silva Garcês），1846年出生於費雷拉多澤澤勒市多內斯教區。1864年12月入塞爾納謝學院學習。1875年5月起程來澳門。1876年赴海南傳教，在那裡工作兩年。1878年被派往帝汶傳教團供職，一直工作到1886年9月離開。在帝汶工作期間曾捲入一場衝突，因此受處罰；不過究竟受到甚麼處罰至今仍不太清楚。1887年4月7日尚未得到澳門主教批准他就回葡萄牙了。據史料記載，後來他曾擔任聖塔倫瓦勒德卡瓦洛斯區的教區神父。1913逝世於聖塔倫市。

東尼奧・安圖內斯（António Antunes），1864年生於菲格羅多斯維尼斯市馬桑斯德多納馬里亞區，1883年起就讀於塞爾納謝學院，1891年7月在該院獲授神父之職。1892年2月到澳門，同年4月赴帝汶，5月3日抵達帝力。1896年10月因未得到批准就離開他所在傳教團而受到梅代羅斯主教給予的停職處分。於是他離開帝力，回到奧庫席傳教團。1892-1894年間，安圖內斯創辦拉哈內傳教團男青年學校，並親自擔任教員；1894-1896年他擔任馬納圖托學校校長，其後至1899年他擔任索伊巴達學校校長。1900年返回澳門，同年5月起程回國；後來死於阿爾加維。值得強調的是，安圖內斯因在任職期間功績卓著，特別是由於他使馬努法伊王國歸順葡萄牙政府而受到表彰，甚至被授予基督教士服。這一獎賞是應塞萊斯蒂諾・達・席爾瓦（Celestino da Silva）總督之請求而給予的。但由於安圖內斯傳教士以前曾同這位總督有過衝突，據說他拒絕接受這一榮譽。順便提一下，這位傳教士曾在那裡擔任過校長的索伊巴達學校後來在中央傳教團團長塞巴斯蒂昂・阿帕里西奧神父的領導下發展成為帝汶南部沿海地區的一所知名學院。

安東尼奧・貝納爾多（António Bernardo），出生於塞爾納謝多邦亞爾丁市，並就讀於以這一市名命名的學院，1893年7月30日畢業時被授予神父職位，隨即起程來澳門。1894年1月抵達之後被派往帝汶馬烏巴拉任職。在那裡他首先根據政府的指示領導修建了一座小教堂，隨後在1895-1898年間擔任帝汶傳教團總會長，由於工作出色被授予基督教士服。1897年被調到帝汶首府帝力教區工作了一年。隨後被任命為代理主教，在任職期間同樣贏得了上司的好感。但看來他對塞萊斯蒂諾・達・席爾瓦有些不滿。據塞巴斯蒂昂・阿帕里西奧神父證實，那位總督先生，“要是對某人不好，絕對是件可怕的事情，而且沒有比這更為可怕的了”。或許正是由於這一因素，貝納爾多神父於1900年1月回到澳門，隨即被指派負責管理大堂及風順堂兩個堂區，直到1902年6月動身回國。1903年5月他徹底脫離傳教團的工作。本來，在這之前作為補償，澳門主教打算任命他為大堂議事司鐸，他拒絕了。貝納爾多神父大約於1940年在塞爾納謝多邦雅爾丁市逝世。

安東尼奧・杜阿爾特・內圖（António Duarte Neto），生於聖維森特達貝拉市，畢業於塞爾納謝學院，並在該校被授予神父職位。1889年3月4日起程來澳門，翌年4月12日抵達，在澳門供職直到被派往海南傳教。他在海南工作一年後因病返回澳

門，之後被派到氹仔擔任隨軍神父。由於他感到不適應在海外供職，於1890年10月返回歐洲。

安東尼奧·弗朗西斯科·費雷拉（António Francisco Ferreira），1881年11月5日出生於塞爾唐市卡貝蘇多區卡薩爾庫特洛，就讀於塞爾納謝學院，1904年6月24日在該院獲授神父職位。1904年10月被任命為赴帝汶佈道的傳教士，1905年2月抵達澳門，同年4月動身去帝汶。1907年回葡萄牙，次年又回到帝汶首府帝力，隨即去蘇羅傳教，同時還在當地的學校任教。在1912年的馬努法伊戰爭中，費雷拉神父極力從思想上給當時已經受到威脅的當地軍隊指揮官打氣，鼓舞其戰鬥意志，所以得以使蘇羅地區免於落入侵略者手中。從這一事實不難看出費雷拉傳教士為保衛祖國領土的完整而顯露出的才幹。文德泉在其著作中轉載了幾個文件[11]（包括科斯塔·努內斯主教的），其中介紹了一些恰恰是圍繞著費雷拉神父和特奧菲洛·杜阿爾特總督（任期從1926年到1928年）兩人之間在帝汶發生的事情，從中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費雷拉神父在帝汶傳教團工作中所表現出來的崇高品質、偉大的人格和豐富的經驗及知識。費雷拉1930年晉陞代理主教，在帝汶一直工作到1932年，隨後免費回國度假，因旅行中發生意外，於1933年10月逝世。值得一提的是，費雷拉傳教士曾撰寫過一篇有關可可種植的論文，發表在《殖民地發展通訊》上。

安東尼奧·若阿金·德·梅代羅斯（António Joaquim de Medeiros），文德泉神父稱他為高級神職人員的榜樣。本人亦認為這樣的定位是恰如其份的。正如本文第二部分中所指出的，這位充滿活力的和富有魄力的澳門及帝汶的高級神職人員以其不懈的努力大大地加強了葡萄牙在遠東的存在。他的功績首先表現在聖若瑟修院進行的教育改革工作中，其次是獻身於帝汶——其長眠之地的工作，主要致力於傳教團的重組。

安東尼奧·若澤·戈麥斯（António José Gomes），1874年5月8日出生於布拉加市聖佩德羅德馬西米諾斯區。在塞爾納謝學院畢業並獲授神父聖職之後，於1897年6月12日被任命為葡萄牙人聖安東尼奧羅馬學院神父，翌年6月上任，任職到1903年5月8日，隨後到澳門。同年7月15日被任命為聖安東尼堂區教區神父，在此工作期間他興辦了“窮人麵包”慈善事業，它延續了長達一百年。1907年9月戈麥斯被任命為利宵中學老師。在耶穌會士神父們離開澳門後，他被任命為聖若瑟修院副院長。他於1925年8月晉陞澳門教區代理主教，1928年7月15日逝世。回顧安東尼奧·若澤·戈麥斯神父一生，可知他有長達十一年的時間是在十分艱難的過度時期領導和管理聖若瑟修院（1910-1921）。他具有非凡的工作熱情和能動性，當他一踏上澳門的土地甚至就為澳門籌劃了重建聖保祿教堂，為此他還發表了一個頗具說服力的演說。他因曾在羅馬格列高利一世大學攻讀神學專業，所以是一位能力超凡堅忍不拔的教士。關於他的工作和品質，科斯塔·努內斯助教說：“他曾擔任過教區神父、教授、聖若瑟修院院長、代理主教和教區總督。他傳播了許多教義，他為崇高的事業犧牲自己不少，他心繫窮苦百姓，他甚酷愛自己身上穿的黑色長袍。”

安東尼奧·馬爾塞利諾·莫雷拉（António Marcelino Moreira），1853年10月14日出生於豐黨市卡斯特勒若地區。1877年1月17日進入塞爾納謝學院學習，1883年8月被授予神父職位。1884年2月21日到澳門，同年7月29日動身去帝汶馬納圖托擔任傳教士，工作三年後回到澳門。但過了五年之後即1892年4月22日又返回帝汶傳教團。根據文德泉所述，莫雷拉神父在1892年曾遭他人誣陷：一些壞人將一個帝汶女人關在他的住所，以便次日上午有人看見那個女人從那裡出來而去誣告他。據說，這位傳教士在1892年8月23日以充分的理由為自己進行辯護；儘管如此，他最終還是不得不於當年十月份離開帝汶返回歐洲。關於莫雷拉神父在帝汶的傳教活動，同樣值得指出的是，他曾給澳門教區主教呈交一份出色的報告，這份報告現已轉載於文德泉神父的著作中。[12]在該報告中莫雷拉神父向我們生動細膩地描繪了帝汶及其人民的狀況；其中他特別提到那裡對健康不利的惡劣氣候、水稻的種植、對帝汶人的福音傳播、各種方言、學校及學生情況、偶像崇拜及迷信、土著的懶散和冷漠，以及

所謂“野蠻人民”的情況和傳教士們的容忍及能耐。在報告末尾，莫雷拉神父懇求主教必要時發表該報告，以便大家都能從中獲益。

安東尼奧·馬里亞·埃斯特維斯（António Maria Esteves），關於這位傳教士，我們祇從文德泉神父那裡獲悉，他出生於卡·布蘭科市的莫加多羅，畢業於塞爾納謝多邦雅爾丁海外傳教團學院，並在該校獲授神父職位，於1892年2月21日起程來澳門，同年4月6日抵達。

安東尼奧·帕杜阿·迪亞斯·達·科斯塔（António Pádua Dias da Costa），1865年12月13日出生於費雷克索德埃斯帕達辛塔市波亞雷斯，先在謝拉斯分校讀書，1883年11月7日進入塞爾納謝學院學習，1889年畢業被授予神父職位。1891年11月被任命為澳門教區傳教士。1892年2月21日起程到澳門，4月6日抵達，隨即於當月22日起程去帝汶。在那裡，他遵照安東尼奧·德·梅代羅斯主教的旨意，全心全意開展傳教活動長達五年。不過，

揭幕當日的帝力大教堂（Catedral de Díli）

當梅代羅斯主教1897年1月7日去世後，科斯塔神父遇到了一些麻煩，主要原因是因為他向新的澳門及帝汶主教（若澤·馬努埃爾·德·卡爾瓦略）呈交了一封長信——我們今天可在文德泉神父的著作《帝汶傳教團》裡讀到該信[13]——在信中，科斯塔神父表明自己“襟懷坦白”，揭露了帝汶傳教團總會長（弗朗西斯科·沙維爾·德·梅洛）在面對塞萊斯蒂諾·達·席爾瓦總督“濫用職權”所表現出的“軟弱無能”，這樣無疑要得罪他們。這位曾擔任過帝力教區神父的傳教士不得不在1897年10月5日離開帝汶回到澳門，一年之後即1898年10月21日起程返回葡萄牙。

本雅明·維里希莫·達·席爾瓦（Benjamim Veríssimo da Silva），出生於塞爾納謝多邦雅爾丁市。就讀於該市的傳教團學院，1897年3月畢業時被授予神父職位。不久動身來澳門，同年6月28日抵達，一個月之後即7月28日去帝汶。他在擔任帝力教區神父期間，在皈依帝汶人的基督教事業中成績卓著。從1903年起，他在繼續擔任帝力教區神父的同時，還兼任該市多所學校的教師、精神導師、音樂老師以及代理主教和傳教團總會會長助理等職。在此之前，他先後在埃爾梅拉、拉哈內、拉克洛和馬納圖托等傳教團裡工作，同樣成績突出。譬如，他不僅在馬納圖托附近的薩烏山上修了一間療養院，還負責修建或用各種宗教物品及設施裝飾幾間教堂和小禮拜堂。1904年2月返回澳門，隨即於3月乘船回葡萄牙。1905年5月終止其宗教活動。這位對佈道事業充滿熱情和具有獻身精神的傳教士分別於1899年、1900年和1904年受到上司的表彰和獎勵。

卡洛斯·費雷拉·巴蒂斯塔（Carlos Ferreira Baptista），1851年出生於佩納菲爾市卡貝薩聖達江達拉區。在校期間學習成績優秀，曾多次獲得獎勵。1875年5月被授予神父職位後，於1875年8月5日去安哥拉羅安達擔任大堂區教區神父。1876年1月被調往莫桑比克，同年11月4日被派往澳門教區供職。1877年3月1日又被調到帝汶任職，加上他本人，同行一共十人，其領導是安東尼奧·德·梅代洛斯神父。在帝汶期間，曾任帝力教區神父和初等教育教員，工作一段時間之後因健康原因回澳

〔左起〕安東尼奧·弗朗西斯科·費雷拉神父（António Francisco Ferreira）、若昂·佩德羅·迪亞斯·多·瓦雷神父（João Pedro Dias do Vale）、若昂·洛佩斯神父（João Lopes）、安東尼奧·若澤·戈麥斯神父（António José Gomes）、雅伊梅·德·米蘭達·依·貝里托神父（Jaime de Miranda e Brito）、馬努埃爾·德·馬托斯·席爾瓦神父（Manuel de Matos Silva）和馬努埃爾·拉蘭熱拉神父（Manuel Laranjeira）。

門，但在1880年又返回帝汶。他在帝汶馬納圖托工作期間擔任建築設計師，協助加爾塞斯（Garcês）神父用石頭及泥瓦等材料修建了一間教堂。1881年又回到澳門，曾任風順堂區神父。他從事傳教工作七年，1882年在澳門逝世。

埃利亞斯·西蒙斯·達·席爾瓦（Elias Simões da Silva），出生於塞爾納謝多邦雅爾丁市，畢業於家鄉的傳教團學院，並在該院被授予神父職位。隨即動身來澳門，1884年2月21日抵達，不久被派往帝汶傳教團工作。他工作異常出色，為傳播福音事業和祖國立下了功勞。1887年他走遍巴里克、薩莫羅、阿拉斯、拉克路塔、路卡和維克克等地區；他曾向澳門主教呈交一份關於該他走訪的重要報告。對於此報告的呈交人，澳門教區主教在給海外傳教團負責人的信函中寫道："他是澳門教區傳教團中最熱忱、聰明和穩重的傳教士之一。"1888年埃利亞斯又遍訪利基薩、馬烏巴拉和其它地區的基督信徒。這一系列訪問結束後，他呈交了兩份報告。這些報告和附錄的傳教團分佈及開展活動情況示意圖均刊登在《海外傳教團年鑒》。1892年埃利亞斯神父從帝力回到澳門，一直工作到1894年4月16日，他離開了工作長達十年的傳教團。

埃米迪奧·若澤·特木多（Emídio José Temudo），1857年4月24日出生於尼薩市阿爾帕良區。1875年進入塞爾納謝傳教團學院學習，1883年8月16日畢業，授予神父職位。同年12月31日起程來澳門，1884年2月21日抵達。他先被指派到澳門神學院教書，1885年2月3日被委任為聖安東尼堂區神父，三個月後被派往帝汶傳教團工作。到帝汶的頭一年任巴烏卡烏教區的神父，兼任小學老師，隨後被調往維克克地區，同樣擔任教區神父並兼任老師。根據坎迪多·特謝拉在1905年所說，埃米迪奧·特木多是位"十分勤勞的神父"。不過，從文德泉神父在1974年發表的一些信函中，我們對特木多神父的所謂"美德"感到懷疑，因為他到達帝汶後的所作所為令人感到

他是位大膽而草率行事的神父，因為他並未做深入調查研究就貿然寫了不少關於當地的戰爭、偷盜、疾病等系列問題的通訊；對此，他在1890年5月13日停止在帝汶傳教團工作之後寫給澳門教區主教（安東尼奧·德·梅代羅斯）的信函中已流露出十分後悔的心情。就在這一年，埃米迪奧·若澤·特木多神父離開傳教團，返回葡萄牙。

歐熱尼奧·多斯·桑托斯·弗雷勒（Eugénio dos Santos Freire），1871年10月25日出生於弗雷克索德埃斯帕塔辛塔，1898年8月14日畢業於塞爾納謝學院時被授予神父職位。隨後動身來澳門，1899年2月18日抵達，接着前往帝汶。在那裡獃了六個月之後，即於同年12月6日因病回到澳門，因無法在海外工作，不得不返回葡萄牙。回國之後，他擔任了聖伊爾德豐索教區神父。

弗朗西斯科·安東尼奧·馬里亞·費爾南德斯（Francisco António Maria Fernandes），出生於弗雷克索德埃斯帕塔辛塔。首先在布拉干薩中學讀書，然後考入塞爾納謝學院攻讀哲學。畢業後於1871年來澳門加入了以安東尼奧·路易斯·德·卡爾瓦略為首的聖若瑟修院教師團隊，因為當時正是耶穌會神父們離開該院的時候。同年6月19日費爾南德斯被提陞為教長。他同時還在該院修完神學課程，1873年12月20日他與四個華人同事一道在布拉干薩大堂由若澤·阿爾維斯·費若（José Alves Feijó）主教授予神父職位。之後費爾南德斯在澳門玫瑰堂（S. Domingos）誦讀新彌撒。關於這位神父，《獨立》報曾以略帶幽默的口氣寫道：弗朗西斯科·費爾南德斯是位“之前沒有主持過彌撒就被任命為議事司鐸”的神父。此外，他可能兼任教區神學院教師一職，直到1882年他離開傳教團為止。

弗朗西斯科·馬努埃爾·多·埃斯皮·托·聖格拉（Francisco Manuel do Espírito Santo Guerra），1874年5月24日出生於弗雷克索德埃斯帕塔辛塔，1897年3月28日在塞爾納謝學院畢業授予神父職位。兩個月之後即5月28日出發去澳門，抵達澳門後隨即赴帝汶傳教。首先在拉哈內住宿學校擔任教員，隨後在埃爾梅拉任傳教士，一直出色地工作到1900年5月15日，接着起程回葡萄牙。聖格拉的身體很差，以至於在他回到家鄉不久即1901年9月24日就去世了。在去世前曾任弗雷克索市拉戈阿薩教區神父一段時間。

弗朗西斯科·佩德羅·貢薩爾維斯（Francisco Pedro Gonçalves），1852年出生於里斯本。1876年在塞爾納謝學院畢業後被授予神父職位，隨即起程來澳門，次年1月2日抵達。兩月之後即那年3月份動身去帝汶。他先後在比達烏和埃拉擔任神父，同時還兼任帝力教區神父助理。1883年被任命為澳門教區神學院副院長，兩年之後又被任命為大堂議事司鐸。1886年任澳門大教堂典禮師，1892年任澳門神學院院長，1893年因合併之緣故，院長之職權交由耶穌會士們掌管，於是他陪同教區主教回葡萄牙。1894年4月13日被委任為馬六甲和新加坡傳教會的代理主教和代理會長。1896年3月陪同梅代羅斯主教起程去帝汶，1897年2月11日（在梅代羅斯主教去世後）被任命為澳門教區教士會代理主教，同年8月被任命為教區總督，擔任該職至1901年4月。從上述情況可知這位傑出的傳教士對祖國及教會的傳教事業是有極大的熱忱和獻身精神。

弗朗西斯科·沙維爾·德·梅洛（Francisco Xavier de Melo），1852年出生於塞爾坦市內斯佩拉爾區，就讀於塞爾納謝學院被授予神父職位。1876年12月到澳門。1877年4月赴帝汶奧庫席傳教。同年7月被任命為拉哈內傳教團團長。1893年3月回到澳門，於次年1月又去了帝汶。1895年回澳門，5月起程回葡萄牙休假。1897年從葡萄牙回澳門，隨即於同年3月動身去帝汶，12月回國。1899年6月9日逝世於家鄉內斯佩拉爾，終年47歲。其一生中將近二十年在遠東傳教團服務。對於這位具有獻身精神的傳教士之生涯有兩點特別值得強調：首先是他通過“細緻入微的工作”和“切切實實的耐心”將多個反叛者頭目引上正道，使他們當着烏戈·德·拉塞爾達（Hugo de Lacerda）總督的面發誓効忠葡萄牙國王，因此梅洛神父獲得基督教團騎士勳章；其次是他特別給他在新加坡和澳門同事的重要通信，其中他抱怨自己的身體不好而難以承受傳教會的艱苦工作（“我現在十分憔悴枯瘦，簡直就像具僵屍”），然而塞萊斯蒂諾·達·席爾瓦總督又不

同意他離職，因為兩位主教（安東尼奧·德·梅代羅斯神父和若昂·戈麥斯·費雷拉神父）相繼去世後，很多工作需要做。總之，我們可以說梅洛神父協助梅代羅斯主教做了大量工作，特別是在帝汶發展“山咖啡”和“利貝里亞咖啡”的種植以便使這個殖民地能擺脫對中國傳教團的財政依賴方面。此外，梅洛神父的同事阿爾維斯·達·席爾瓦在其給梅代羅斯主教的信中對他的贊譽同樣值得一提：“閣下或許今後可以找到更博學更傑出的高級人材，但我相信將難以找到像他那樣忠厚善良、精明能幹和認真細緻的助手。”

雅辛托·科拉索·貝納爾迪諾（Jacinto Colaço Bernardino），出生於阿爾莫多瓦爾市聖伊爾德豐索區，就讀於塞爾納謝學院，獲得教士職位。1894年1月23日同阿爾貝托·馬托斯（Alberto Matos）到澳門，同年4月動身去帝汶工作。六個月之後，若澤·馬努埃爾德·卡爾瓦略主教派人去調查他和馬努埃爾·卡利斯托·內圖（Manuel Calisto Neto）神父的行為，結果這兩位傳教士均被撤職。1900年6月貝納爾迪諾神父被調到馬六甲擔任聖佩德羅代理主教，在此一直工作到1903年11月，12月返回葡萄牙。

雅科布·多斯·雷斯·依·庫尼亞（Jacob dos Reis e Cunha），帝汶人，1834年8月25日出生於拉克洛省聖維森特市，小時候便離開家鄉去了葡萄牙；先在聖塔倫神學院學習，後於1858年9月1日考入塞爾納謝·多·邦雅爾丁皇家學院，並於1863年4月被授予神父職位。其後被派去帝汶傳教，隨即從里斯本出發來澳門，1863年9月1日抵達，次年6月14日乘船去帝汶。據記載，這位帝汶教士在其十年的工作中捲入了三個神父的陰謀活動；因此，安東尼奧·德·梅代羅斯巡視官在1875和1876年間巡視帝汶之後所報告的一件事就是證實他和那三個神父都是“證據確鑿的陰謀分子”，於是向澳門教區主教建議除庫尼亞神父之外（因為他是帝汶人）立即將他們調離帝汶。當梅代羅斯神父1877年4月2日與另外七位傳教士一同來到帝力之後，他除了把這幾位傳教士分配到各個傳教團去工作外，還把庫尼亞神父安排到南部沿海地區去做“巡迴傳教士”。對於他的工作情況，在十年之後陞任主教的梅代羅斯曾寫道，庫尼亞神父“現在幾乎甚麼也不幹”。關於這位帝汶傳教士的工作及生活情況，文德泉神父同樣給我們提供了某些片段。(14)在其著作中，文德泉神父轉載了當時一些教士有關庫尼亞神父的信函摘要，指出庫尼亞神父對探查其家鄉土地上的金礦有濃厚興趣，並具有相當的技能，從而為我們透露了一位既從事宗教活動又熱衷於家鄉金礦探查活動的傳教士。關於庫尼亞神父之死，阿爾維斯·達·席爾瓦神父在1893年4月30日寫給若澤·巴蒂斯塔神父的一封信中寫道：“雅科布·多斯·雷斯·依·庫尼亞去世了。〔……〕孤苦伶仃地死於他的阿拉斯莊園裡。〔……〕終年59歲。”

雅伊梅·德·米蘭達·依·貝里托（Jaime de Miranda e Brito），1880年8月13日出生於布朗庫堡士薩爾澤達斯，就讀於塞爾納謝學院，並於1904年7月24日在該院被授予神父職位。1905年2月18日與六位同學一道到澳門，隨即於4月8日動身去帝汶。他在帝力一所初等教育學校任教，在課堂上對學生要求非常嚴格。一天，他參與學校當局處分一個曠課的學生。這位學生懷恨在心，次日當貝里托老師走到他的跟前時，他突然拔出匕首刺入他的腹部。三天之後在做手術的過程中死亡，時年27歲。該事件發生在1907年12月6日星期五，貝里托神父死於當月9日。

雅伊梅·里貝羅·馬爾丁斯（Jaime Ribeiro Martins），1881年2月出生於波塔萊格雷市的索佈雷拉弗莫薩教區，就讀於塞爾納謝傳教團學院，並在該院接受神父職位。隨後起程來澳門，1904年3月到達，同年4月乘船去帝汶。根據衛生委員會之史料，馬爾丁斯於1907年4月回葡萄牙，一年之後又返回帝汶。1913年7月回到澳門，1920年8月被任命為聖若瑟修院副院長，1921年10月回葡萄牙休假，1923年5月返回澳門。在聖若瑟修院他教授哲學和其它課程。根據衛生委員會的意見，他於1927年3月再次回葡萄牙，同年6月與澳門教區脫離所有關係。1952年12月23日在家鄉逝世。可能是在聖若瑟修院就認識馬爾丁斯的文德泉神父說，這位教士是位能幹的老師，熱忱的傳教士，但在年輕時性格有點易衝動。據記載，他在帝力工作期間有時顯

得驕傲和隨心所欲；不過，1913年回澳門後，這些缺點都改正了。

熱羅尼莫・若澤・達・馬塔（Jerónimo José da Mata），我們可以認為這位傑出的澳門主教是塞爾納謝・多・邦雅爾丁皇家學院赴遠東傳教士的先驅。他1804年12月18日出生於下貝拉塞爾坦市阿爾諾亞，是聖拉撒路傳教會會士。根據文德泉神父所述，他在18-20歲時就讀於塞爾納謝神學院，當時是拉撒路教派的神父們領導該神學院。作為該教派的普通一員，他於1825年4月動身來澳門，同年10月抵達。他在澳門聖若瑟修院完成神學課程，1829年在馬尼拉獲授神父職位。他在澳門修院教授數學和其它課程。1837年馬塔神父回里斯本請求政府批准加入中國傳教團。在他的提議下，唐・尼古勞・德・博爾雅（D. Nicolau de Borja）被任命為澳門主教，1846年馬塔神父被任命為副主教，在玫瑰堂行了接受聖職禮。馬塔主教在職時的功績之一是完成了當時由托馬斯・德・阿基諾指揮的澳門大堂重建工程。1849-1850年他還主持政府理事會的工作。1852年他回葡萄牙，途經錫蘭和孟買，他在行使其職權時，惹出了一個涉及教會教規的嚴重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不得不返回澳門。1857年最終回到葡萄牙，並隨即提出辭呈，但這一請求直到1862年才獲批准。1865年，熱羅尼莫・若澤・達・馬塔在家鄉逝世。

若昂・戈麥斯・費雷拉（João Gomes Ferreira），出生於帕萊德斯市聖羅曼德阿加爾德索薩。就讀於塞爾納謝學院，並以優異成績畢業。隨後起程來澳門，1875年7月3日抵達。先在澳門神學院教授神學和繪畫，後任該院副院長，直到1878年離澳去帝汶。作為帝力的教區神父，他連續在四個月內走遍帝汶全島，調查瞭解各種方言並為里斯本博物館收集殖民文物。正如坎迪多・特謝拉神父著作中所寫到的那樣，費雷拉神父同時又是工人、藝術家、工程師、設計師和畫家，他為完成馬納圖托工程和在帝力修建一所學校貢獻了才能和力量。此外，1883年他在拉哈內修建了一所藝術職業學校，這所學校存續了很長時間，設有木工、製鞋、縫紉和鐵器作坊。除此之外，由於他在帝汶人中間的威望，在他擔任帝汶傳教會會長期間，曾將暗殺阿爾弗雷多・馬亞總督的政府秘書長費雷拉中尉藏匿在天主教傳教團內，救了他一命。儘管戈麥斯神父在帝汶人之中有很高聲望，但與奧古斯托・德・卡爾瓦略總督之間總是出現不和，以致總督竟然對戈麥斯神父停發薪酬。據文德泉神父所述，從安東尼奧・梅代羅斯神父給尼古勞・平托神父的通信中所提供的證據來看，這位總督是宗教的死敵。戈麥斯・費雷拉神父在擔任傳教會會長期間，被任命為科欽（Cochim）主教，授職儀式於1887年8月在澳門舉行，由澳門教區主教安東尼奧・梅代羅斯主持。在其新的教區工作，若昂・戈麥斯・費雷拉為天主以及祖國的神聖事業作出了突出成績，他視察訪問了其管轄教區的所有教堂和信徒。在科欽，他還創辦了一間孤兒院和一間印刷廠，以便出版葡萄牙文和英文報紙，1888年還創建了聖克魯茲學校，這間學校後來被提昇為一所高等教育學校。他還在這間學校以及在孤兒院內分別組建了一個軍樂隊，甚至從里斯本收集了必需的樂器。此外，還創辦了聖馬里亞女子學校，通常有一百多個當地女童在這裡學習，全部免費，孤女還可以住校。他在阿拉佩孤兒院還設立了一間工業學校，同樣全部免費，其中設有鐵器、木工、車工、印刷及裝訂作坊，學校領導和老師都是來自塞爾納謝學院的教士。總之，戈麥斯・費雷拉主教在印度科欽仍如以前在帝汶一樣，全心全意獻身於對青年人的教育事業。1897年5月4日逝世於潘金（Pangim），即在他的同事安東尼奧・德・梅代羅斯神父去世（1987年1月7日，帝汶）四個月之後離開人世的。

若昂・洛佩斯（João Lopes），出生於馬爾旺市卡爾沃埃羅區，就讀於塞爾納謝學院，並於1904年7月24日在該院獲授神父職位。1904年10月13日被任命為赴帝汶工作的傳教士，翌年2月18日來到澳門。1905年4月8日起程去帝汶。1924年9月15日索伊巴達的兩個傳教團合二為一，於是洛佩斯當時所擔任的這兩個傳教會的代理主教兼會長之職被免除，但繼續擔任索伊巴達地區的領導和學校校長。文德泉神父轉載了[15]洛佩斯神父在1923年9月27日呈交的一份長篇報告，它總結了索伊巴達傳教團的發展簡史，簡述了當時形勢以及索伊巴達初

等教育學校的運作情況：該校的校長先由阿比利奧・費爾南德斯神父擔任，其任期從1915年到1923年1月，之後由若昂・德・安德拉德接任，這所學校的學生來自帝汶各地。洛佩斯神父在報告中還講述了傳教團在1914年撥給的幾塊土地上種植咖啡和可可的情況，並特別寫到種植這些作物主要不是為了獲得利潤，而是為了對學生們進行農業實踐教育。

若昂・佩德羅・迪亞斯・瓦勒（João Pedro Dias Vale），1880年4月25日出生於科維良市特伊索如，就讀於塞爾納謝學院，並於1904年7月24日獲授神父職位。1905年2月18日來到澳門，同年4月8日乘船赴帝汶，當月16日抵達。他被分配到馬納圖托工作，在一所有180名學生的學校任校長。1912年5月2日返回澳門度假，從此脫離澳門教區工作。他在帝汶工作期間用加洛利語撰寫了《基督教義要理讀物》和《聖史》，均未出版，因為澳門主教若昂・帕烏利諾未批准其出版請求。瓦勒神父在其1908年到1910年的書信中表示相當悲觀失望。據文德泉神父所言，瓦勒神父的上述著作之手稿到1974年還保存在澳門教會檔案中。

若昂・多斯・雷斯・馬爾丁斯（João dos Reis Martins），出生於波塔萊格雷教區蒂納良斯，在塞爾納謝學院畢業時獲授神父職位。1883年12月31日起程來澳門，翌年2月23日到達，隨即被任命為聖若瑟修院教長，並兼任教員。7月末乘船動身去帝汶，8月10日抵達帝力。先在拉哈內供職，後於1884年10月4日調到奧庫席工作。他還在安貝諾傳教團工作過，在那裡他擔任初等教育教員直到1895年1月27日。他深入調查研究撰寫出一份關於帝汶人的習俗、土地、樹木和植物情況的重要報告。他還在拉哈內傳教團効力，在那裡一直工作到1895年6月4日離開帝汶返回歐洲。由於馬爾丁斯神父酗酒，導致他身體狀況非常糟糕，被認為已不適合在傳教團工作，後來祇好離開傳教團。(16)

若阿金・伊納西奧（Joaquim Inácio），出生於塞爾坦市龐皮良爾，1865年3月20日進入塞爾納謝學院學習，畢業時獲授神父職位。1875年5月乘船來澳門，同年7月到達，被任命為聖若瑟修院教師及副院長。在這裡工作三年之後與若昂・戈麥斯・費雷拉和阿納克萊托・達・席爾瓦・加爾塞斯神父一道動身去帝汶。伊納西奧隨即被指派負責創建馬烏巴拉和利基薩兩個傳教團。但由於健康原因不得不於第二年七月離開帝汶返回葡萄牙。回國後，伊納西奧回其母校塞爾納謝學院任教，教授人文科學和宗教科學，也教授初級中文和帝汶方言課程，1885年還被任命為該院代理院長。

若阿金・馬・亞・金坦（Joaquim Maria Quintão），出生於弗雷克索德埃斯帕達辛塔，在塞爾納謝傳教團學院畢業時獲授神父職位。1880年3月24日動身去莫桑比克，6月抵達，隨即被任命為聖塞巴斯蒂昂廣場小教堂神父和馬普托市藝術職業學校教師兼校長。1885年4月4日因病離開莫桑比克，應安東尼奧・德・梅代洛斯主教的邀請調來澳門，1885年12月抵達，隨即到聖若瑟修院任教，並擔任軍事醫院神父。1886年8月被任命為澳門大堂神父，後被任命為大堂的名譽議事司鐸。1890年5月3日離澳回國，在傳教團工作了十年。

若澤・阿爾維斯・巴羅薩（José Alves Barbosa），出生於波塔雷格市里約德莫伊紐斯，就讀於塞爾納謝學院，於1897年5月28日畢業時獲授神父職位。隨即動身來澳門教區，1897年7月5日到達，7月29日乘船去海南傳教，1900年4月25日被澳門教區主教調回澳門。緊接着被派往帝汶傳教，在那裡他擔任拉哈內住宿學校低年級學生的教師。據記載，他作為傳教士的工作完成得並不令人滿意，所以在1901年被他的上司巴爾托洛神父解除職務。但巴羅薩神父在該年4月又被任命為帝力的教區神父，擔任此職務直到1904年3月離開帝汶返回葡萄牙。

若澤・安東尼奧・德・阿澤維多・巴爾托洛（José António de Azevedo Bártolo），1869年12月19日出生於奧萊羅斯市埃斯特雷托。畢業於塞爾納謝學院，並於1893年7月30日在該院獲授神父職位。之後起程去澳門，1894年1月23日到達。同年4月5日乘船赴帝汶，十天之後抵達。在那裡他擔任過各種職務，比如傳教會代理主教及會長，但六年之後，據阿爾維斯・達・席爾瓦神父證實，巴爾托洛神父的表現並不太好，幹了些“蠢事”和“醜事”。據說巴爾托洛神父酗酒，有些“放縱”，因此被調回

澳門。不過在他回葡萄牙度假並返回澳門之後，1901年又被任命為風順堂區神父助理，其後還被任命為氹仔教區神父，1906年任命為大教堂唱詩班領唱，1909年甚至被任命為大堂副主教，直到1907年還擔任氹仔的教區神父和大堂副主教。根據文德泉神父所述，改正了毛病的巴爾托洛神父後來成了澳門的“一位最自重的神父”。

若澤·安東尼奧·巴爾托洛（José António Pires），出生於塞爾坦市卡斯特洛區，畢業於里斯本教區開辦的教會學校並於1876年11月在此獲授神父職位。隨後起程來澳門，同年12月31日到達，接着被派往帝汶工作，1977年6月2日抵達。在那裡他成立了巴圖加德傳教團，創辦了一所男子學校，擔任教區神父和從教一共七年，後因患病返回澳門，1884年12月14日乘船回葡萄牙。其後在塞爾納謝學院任教，直到停止呼吸。在塞爾納謝任教期間，巴爾托洛神父經常深情地給將赴帝汶工作的學生講述“太陽昇起之島”的情況，給他們必要的忠告和指引。他總是希望有一天能重返帝汶，但他的上級始終沒有同意他的請求。

若澤·馬努埃爾·迪埃格斯（José Manuel Diegues），出生於布拉幹薩，就讀於塞爾納謝傳教團學院，畢業時獲授神父職位。1889年3月4日動身來澳門，4月12日踏上澳門的土地。隨即開始學習中文，一直學到該年6月份，之後被派往海南島傳教團工作。他在那裡專門從事傳教工作直到1891年2月被任命為海南傳教團團長。1897年4月回葡萄牙度假一年，從此徹底離開了他為之服務長達八年的海外傳教團。根據坎蒂多·特謝拉神父所述，迪埃格斯在國內期間曾於1905年擔任過布拉干薩大教堂的議事司鐸。

若澤·馬里亞·達·克魯茲·西梅昂（José Maria da Cruz Simeão），出生於布朗庫堡市蒂納良斯，畢業於塞爾納謝學院並獲授神父職位。隨後於1876年11月動身來澳門，被派往海南傳教團，作為傳教士一直工作到1879年12月被任命為澳門大堂教區神父為止，在該職位上他一直工作到1883年。此外，他擔任過大堂教務會議事司鐸；在澳門教區主教安東尼奧·德·梅代洛斯不在職期間，曾不祇一次代理過他的職務。此外，在1888年7月之前，西梅昂神父還擔任過主教助理和教堂司庫，之後因病不得不返回葡萄牙。該傳教士在澳門期間，分別在修院和女童收容所擔任老師，從1886年直到他返回歐洲這段時間內主編天主教週刊《信徒之聲》。他在傳教團工作期間，勤於思考，肯動腦筋，富有獻身精神。1905年，西梅昂神父還曾擔任埃武拉大教堂的議事司鐸。

若澤·馬里亞·德·法里亞（José Maria de Faria），根據坎蒂多·特謝拉神父所述，法里亞神父是米尼奧人，當他進入塞爾納謝傳教團學院修讀時，已經是神父了。在該院學習結束後，動身來澳門修院工作，1859年9月到達。在修院他擔任教長和教師，直到1869年在聖拉法埃爾醫院逝世。法里亞在海外傳教團工作了十年。

若澤·馬爾丁斯·達·席爾瓦（José Martins da Silva），出生於塞爾坦市卡貝蘇多，就讀於塞爾納謝傳教團學院，並於1898年8月14日在該院獲授神父職位。1899年1月來澳門任傳教士；同年3月18日去帝汶傳教。1907年3月3日席爾瓦神父回到澳門，當月30日動身去歐洲，然後根據1908年1月9日的訓令去帝汶傳教。根據文德泉神父在其著作所轉載的幾個文獻，這位傳教士在帝汶工作期間因天真幼稚兩次被人誣陷——這種現象當時在帝汶十分普遍。對於這些誣陷，他不得不書面回答塞萊斯蒂諾·達·席爾瓦總督的“兩次訊問”。在1907年5月15日的信函中，馬爾丁斯神父聲明說那些控告都是莫須有的，如果有必要的話，他可以以教士的人格發誓。他離開帝汶傳教團時，澳門大堂副主教為他出具了一份證明，其中有這樣的評語：“（……）他在履行其職責中，總是以無可指責的、熱情飽滿的、勤懇的和一絲不苟的表現證明自己是個出色的神職人員。”(17)

若澤·達斯·內維斯（José das Neves），出生於塞爾坦市莫里斯克，就讀於塞爾納謝學院並於1897年3月28日在該院獲授神父職位。同年6月28日來到澳門，7月28日動身去帝汶傳教團工作，8月6日抵達那裡。1901年4月6日被若澤·馬努埃爾·德·卡爾瓦略主教任命為拉哈內中央傳教團代理主教兼教區神父，從而掌管起了帝汶整個北方的傳教

事業。（這裡有必要順便指出的是：若澤·馬努埃爾·德·卡爾瓦略主教於1900年11月15日將帝汶劃分為南北兩個傳教區；塞巴斯蒂昂·阿帕里西奧領導的耶穌會神父們在南方教區工作，住在薩莫羅地區索伊巴達市。來自塞爾納謝的世俗神父在北方教區工作。1910年耶穌會士們離開帝汶，於是南方教區交由若昂·洛佩斯神父管轄。1924年9月15日科斯塔·努內斯主教將這兩個教區合二為一，統一由若昂·馬沙多·利馬神父領導。）根據相關資料，內維斯神父在其二十七年的供職期間，工作十分出色，擔任拉哈內中央傳教團代理主教及教區神父之職務長達二十四年。因此，在1924年9月15日當這位忠誠的傳教士書面向若澤·達·科斯塔·努內斯提出辭職時，受到了這位主教的贊揚。從文德泉神父所轉載的幾份信函和報告書中[18]，人們可以看到澳門主教稱贊這位傳教士"忘我工作和獻身精神"的辭語；澳門主教對若澤·達斯·內維斯神父的這一評價與塞勒斯蒂諾·達·席爾瓦總督的意見完全不同，因為後者及其家人把傳教士們都看作是"神父官員"，認為他們對行政事務干預過多。

若澤·塞爾吉奧·安坦·阿爾瓦雷斯（José Sérgio Antão Álvares），出生於奧萊羅斯市波沃阿德孔巴斯，以優秀的成績畢業於塞爾納謝學院，在校學習期間曾獲得多次獎勵和表揚，始終與安東尼奧·德·梅代羅斯同學，1871年9月，他同安東尼奧·德·梅代羅斯一道獲得了布拉幹薩區主教若澤·路易斯·阿爾維斯·費若（José Luís Álves Feijó）親自授予的神父職位。（必須說明的是，若澤·路易斯·阿爾維斯·費若曾於1863年被選為澳門主教，但葡萄牙政府不接受教皇的確認訓諭。於是這位布拉干薩主教祇好來到塞爾納·多·邦雅爾丁學院；在同年9月21日、23日和28日他在學院教堂將副助祭、助祭和祭司職位分別授予三位教士。其中有兩位後來到澳門，他們是：若澤·塞爾吉奧·安坦·阿爾維斯（José Sérgio Antão Álvares）和安東尼奧·若阿金·德·梅代羅斯（António Joaquim de Medeiros））。他們於1872年4月乘船到澳門。在路易斯·德·卡爾瓦略教授領導下的澳門聖若瑟修院，塞爾吉奧神父擔任自然歷史和物理課程老師，從1873年1月起還兼任學生的心靈修練課程老師。不久便患了重病，不得不去新加坡馬六甲養病，因為那裡的空氣與馬德拉島的很相似，溫和、宜人；接着他請求返回葡萄牙。不幸的是在1873年7月中旬，當他剛來到聖若澤醫院門口祇來得及說出自己是哪里人後就不醒人事了；當其家人來到時，發現他已經停止呼吸。1873年10月21日的《澳門帝汶報》這樣報道了塞爾吉奧神父的死訊："他終年三十歲。這就是受到現代懷疑主義者們如此不公正、如此輕率評價的傳教士們的命運。"

路易斯·達·馬塔（Luís da Mata），出生於帕羅恩薩阿諾瓦，就讀於塞爾納謝學院並在此獲授神父職位，接着被任命為來澳門和帝汶教區工作的傳教士。據坎蒂多·特謝拉神父所述，馬塔神父於1895年9月21日起程來澳門，1896年1月10日到達；隨後於2月28日動身去帝汶傳教團，3月9日到達，先後擔任過帝力和巴烏卡烏教區神父，並曾在小學任教。馬塔神父在帝汶傳教團服務了六年，因患重病於1902年5月15日從帝力返回葡萄牙度假，尚未到達蘇伊士運河於6月10日在抵達紅海時去世。

努埃爾·阿爾維斯·費雷拉（Manuel Alves Ferreira），1882年6月29日出生於奧萊羅斯市埃斯特雷托，就讀於塞爾納謝學院並於1905年7月29日獲授神父職位。同年10月4日起程來澳門，11月18日抵達，隨後於12月7日動身去帝汶馬烏巴拉傳教團工作。六年之後，即1912年3月12日不幸在馬努法伊戰爭中喪身。這位聲望很高、被譽為"葡萄牙真正著名的人物"的教士，應費洛梅諾·達·卡馬拉總督的請求身先士卒帶領馬烏巴拉人民捍衛其宗教及祖國。但不幸的是被"天主教及葡萄牙的敵人"射出的罪惡子彈穿透其胸膛而倒在血泊之中。

馬努埃爾·卡利斯托·杜阿爾特·內圖（Manuel Calisto Duarte Neto），出生於瓜爾達市聖維森特達貝拉教區，就讀於塞爾納謝傳教團學院並在該院獲授神父職位。1895年9月起程來澳門，1896年1月到達。同年2月加入帝汶傳教團，3月9日抵達帝力。首先擔任帝力教區神父，幾個月之後被任命為巴烏卡烏教區神父兼小學教師。這位傳教

士在帝汶的工作非常出色，先後在巴烏卡烏、維爾馬席、奧庫席、安貝諾等地區興修和維修多間教堂，因而贏得了當地人民的愛戴。此外，他還同卡爾莫依·馬托斯合作編寫了一本《奧庫席語詞典》。根據文德泉神父所述，卡利斯托神父還為後人留下幾部未出版的作品，包括一本奧庫席語《識字課本》和幾本其它方言詞典及佈道手冊。總之，馬努埃爾·阿爾維斯·費雷拉神父在帝汶傳教團工作的六年半時間中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馬努埃爾·迪亞斯（Manuel Dias），1876年出身於帕羅恩薩伊諾瓦，就讀於塞爾納謝傳教團學院並在該院獲授神父職位。1900年9月被任命為澳門帝汶教區傳教士，1901年4月11日到澳門，隨即起程到帝汶，6月6日到達。1902年11月6日接到一公文被調到幾內亞。根據坎蒂多·特謝拉神父所述，該次調動是因為這位傳教士受到了“完全莫須有的可恥誣陷”，於是在1903年3月27日他從澳門出發回里斯本。可是他並未去幾內亞工作，而於1904年選擇去安哥拉，同年6月16日到達那裡，接着被任命為翁帕塔教區神父，並兼任教師職務。

馬努埃爾·德·熱蘇斯·羅德里格斯（Manuel de Jesus Rodrigues），1881年8月29日出身於布朗庫堡市薩爾澤達斯，就讀於塞爾納謝學院，並1905年7月23日在該院獲授神父職位。同年10月4日從里斯本出發到澳門，11月18日抵達。1905年12月7日去帝汶，1912年5月2日回澳門，隨後回里斯本度假六個月，從此脫離澳門教區的傳教工作。

馬努埃爾·若澤·布蘭科（Manuel José Branco），生於里斯本，就讀於塞爾納謝傳教團學院，1876年11月被任命為澳門傳教士。同年12月31日抵達澳門。1877年3月被指派到帝汶工作，4月動身，在經過了五十三天的艱辛旅行之後於6月2日到達，在那裡工作兩年之後，於1897年6月10日返回葡萄牙。

馬努埃爾·若澤·法里尼亞（Manuel José Farinha），出生於瓦澤亞多斯卡瓦萊羅斯，畢業於塞爾納謝傳教團學院，並在該院獲授神父職位。1883年12月31日起程去幾內亞，在那裡工作一年之後於1885年年初調來澳門任澳門神學院教長之職，同年4月15日被任命為聖安東尼堂區神父。他擔任此職直到1890年5月24日因健康原因離開澳門回國。

馬努埃爾·馬里亞·阿爾維斯·達·席爾瓦（Manuel Maria Alves da Silva），1851年6月4日出身於孔代沙阿諾瓦市布魯斯科斯地區。1866年2月25日進入塞爾納謝學院學習，是位優秀生，曾多次獲獎。從1875年9月到1877年4月在澳門神學院任教，其後起程到帝汶。1885年之前他在馬納圖托傳教，在其工作中取得了出色成績。在離開那裡的一座“用石頭及石灰建成的漂亮教堂”時，同樣呈交了一份有關當地人民習俗的著名報告。在帝力，他曾擔任過代理教區神父。1887年回葡萄牙度假。十年之後再次回國休假。1892年被任命為帝汶傳教團巡視員，三年之後又被任命為代理主教和傳教總會會長。1902年在澳門擔任聖羅莎·德·利馬學校的神父；在那裡工作期間寫了幾本幫助向帝汶人傳播基督教義的書：一本《基督教義要理》，一本是關於傳播福音的書，還有一本是加洛利語詞典。1905年陪同若昂·帕烏利諾主教訪問帝汶。1910年10月回澳門聖若瑟修院任教，並擔任該校的精神導師，直到他於1917年11月10日逝世。席爾瓦神父精神崇高，尤其對窮人慈悲為懷，每個月都要給予他們施捨，所以說他具有真正的“傳教士靈魂”，不追逐名利。他的優秀品質可從他本人有時以幽默的口脗所寫的、文德泉神父在1974年予以發表的幾封書信中清楚地看到感受到。

馬努埃爾·馬爾丁斯·佩雷拉（Manuel Martins Pereira），出生於索阿列伊拉，在塞爾納謝學院畢業時獲授神父職位。隨後起程來澳門，於1899年2月18日到達。接着又去帝汶。到那裡後，先在馬烏巴拉後在帝力工作。1904年2月19日，佩雷拉因發生意外不幸死亡。他在傳教團服務了五年時間。

馬努埃爾·德·馬托斯·席爾瓦（Manuel de Matos Silva），1881年1月7日出生於佩納馬科爾市阿瓜斯，就讀於塞爾納謝學院，1904年7月24日在該院畢業時獲授神父職位。同年12月29日與另外六個神父一齊動身來澳門，1905年2月18日安全到達。同年4月8日他們再啟程赴帝汶傳教團；當月16日到達。隨後，馬托斯神父去法圖貝席傳教，在那裡創辦

了一所學校，就讀的學生很多。1912年5月2日回澳門。五年之後回葡萄牙休假，從此離開了澳門教區。

馬努埃爾・門德斯・拉蘭熱拉（Manuel Mendes Laranjeira），1881年12月9日出生於維拉德雷伊市特林達德區卡貝薩多波蘇，就讀於塞爾納謝學院，並於1904年7月4日在該院被授予神父職位。同年10月被派到帝汶，接着從里斯本出發，1905年2月18日到達澳門。隨即起程去帝汶，4月16日抵達那裡。他在帝汶傳教團工作了二十二年。1927年4月19日離開帝汶，1929年4月2日最終脫離海外傳教事業。1916年，費洛梅諾・達・卡馬拉總督任命一委員會為帝汶初等教育學校制定一份章程，拉蘭熱拉神父是該委員會成員之一。這位傳教士於1916年7月在帝力印刷出版了一本《特屯文識字課本》，該書後來被採用來作為帝汶所有學校的正式教材。因為這一工作以及其它成績拉蘭熱拉神父受到政府的表彰。1910年他從阿拉斯調到索伊巴達工作，1913年又被調回阿拉斯，這次回來他不得不重整一切，因為馬努法伊發生的暴動及示威遊行幾乎將他從前在這裡所成就的一切都摧毀了。他同帕特・西奧・門德斯神父合作編撰了一本《特屯文葡萄牙文辭典》；該辭典於1935年在澳門出版；還於1923年10月寫了一份報告，該報告的摘要已被文德泉神父轉載在他的著作中。[19] 該報告主要講述了他在1905-1910年間，特別是在阿拉斯地區的傳教情況，他記述了當地帝汶人的恐懼和悲慘境況，以及如何鼓勵他們振作精神積極面對生活的情況。此外他還為傳教團的住所及小教堂的修建、維修和運作付出了不少心血。1912年他主動參加費洛梅諾・達・卡馬拉總督開展的親民運動，陪同一個縱隊到野外為當地人民找水源，以使他們擺脫缺水的困境。

馬努埃爾・帕特里西奧・門德斯（Manuel Patrício Mendes），1887年3月20日出生於塞爾納謝多邦雅爾丁，就讀於家鄉的同名傳教團學院，並於1909年11月1日被授予神父職位。同年12月被指派到帝汶傳教團工作，1910年1月11日起程。他先後在帝力、埃納羅、馬納圖托和蘇羅等地工作。1925年4月被任命為代理主教和傳教總會會長。1930年7月調來澳門。他在遠東工作了三十年之後（其中有二十年在帝汶傳教團），於1940年11月返回葡萄牙。在帝汶工作期間，他從事傳教工作，兼任教員，此外，在馬努法伊戰爭中甚至當過勇敢的戰士。根據文德泉神父所述，他在工作中不知疲倦，“能夠一絲不苟地完成任務”。在澳門工作期間，當主教不在時，他曾十分出色地嚴格地領導過西望洋教堂和主教住所的維修工程。[20]除了數份主要關於拉哈內幾所學校情況的細緻報告之外，帕特里西奧神父還用特屯文撰寫了一本《基督教徒讀物》，並與拉蘭熱拉神父合編了《特屯語葡萄牙語辭典》，該辭典1935年在澳門出版。1967年2月2日，馬努埃爾・帕特里西奧・門德斯神父在其家鄉逝世，終年近八十歲。

馬努埃爾・羅塞羅・博阿維達（Manuel Roseiro Boavida），1881年4月12日出生於布朗庫堡區阿爾佩德里尼亞，就讀於塞爾那謝・多・邦雅爾丁傳教團學院，並被授予神父職位。1904年3月8日來到澳門；4月動身去帝汶。1911年2月9日從帝汶回到澳門，接著返回葡萄牙度假。1912年2月5日刊登在《政府公報》的1911年12月的部長政令指出，根據1864年12月3日的法令，博阿維達神父在澳門教區的義務供職期限和所擔負的任務已經完成。

內斯托爾・奧古斯托・德・卡斯蒂略（Nestor Augusto de Castilho），出生於沙維斯，就讀於塞爾納謝傳教團學院。1872年1月5日在佛得角神學院被任命為教長，在那裡他修讀完了神學課程，並被授予神父職位。1875年5月14日又被任命為該群島大教堂議事司鐸。四年之後因身體原因回國。接着在塞爾納謝學院任教數年。1889年1月30日被任命為澳門大堂副主教。但他祇是在1896年1月30日才到澳門，而且在同年6月27日吊死於大堂住所。至於死亡原因，根據次日出版的《澳門回聲》（*Echo Macaense*），貝納爾多・羅沙（Bernardo Rosa）醫生祇能證實為“精神錯亂”。

塞巴斯蒂昂・馬里亞・阿帕里西奧・達・席爾瓦（Sebastião Maria Aparício da Silva），1849年3月22日出生於維拉德勒伊市豐達達教區大阿布魯

涅羅，就讀於塞爾納謝．多．邦雅爾丁學院，在波爾圖被授予神父教職。在塞爾納謝學院學習期間，他與未來的東方主教安東尼奧．德．梅代羅斯和若昂．戈麥斯．費雷拉齊名，是優秀生，曾數次獲得獎勵和表彰，也和他們一樣，1875年踏上澳門土地。兩年之後，他出發去帝汶，由於途中發生意外，整個行程長達五十三天。1888年回到澳門度假，其間因其在東方的出色工作受到表彰和獎賞。1891年加入耶穌會，根據文德泉所述，當時是為了逃避當主教的命運。之後，當耶穌會士們第二次回到澳門神學院時，他到聖若瑟修院任教，並兼任該院副院長。塞巴斯蒂昂神父的聖職生涯中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活動就是擔任帝汶索伊巴達傳教團的領導工作。這是因為澳門主教若澤．馬努埃爾．德．卡爾瓦略在1899年將帝汶島分成了兩個傳教區。於是，南方教區便交由耶穌會士們負責。這樣一來，塞巴斯蒂昂．阿帕里西奧就不僅成了索伊巴達傳教團的首任團長，而且還成了教授當地人文化知識並向他們傳授基督教義的盡心盡力的大師。為此，他在那裡修建了一座帶住宅及作坊的教堂，供八十名學生住宿。此外，這位總是忘我工作的傳教士用自己的辛勤耕耘編輯了一本葡萄牙語特屯語雙語辭典和一本特屯語教義手冊，撰寫了兩個重要文件。文德泉神父已將第一個文件轉載在他的《帝汶的傳教團》裡。這是阿帕里西奧於帝汶時間1899年10月4日給澳門主教（若澤．卡爾瓦略）的一封書信。他在信中通報了與塞萊斯蒂諾．達．席爾瓦總督連續數星期參觀訪問帝汶島各地的情況，並報告說總督在解決社會及人文問題時並非總是表現出必要的冷靜心情。阿帕里西奧的第二份文件講的是關於他對傳教團及帝汶人民的深入研究；該文件已載入於1929年出版的塞爾納謝．多．邦雅爾丁的《葡萄牙傳教士》文獻集中。在其著作中，神父向我們詳細講述了他的澳門－帝汶首次旅行的艱難情形，他是與其他九位傳教士乘坐一艘“著名的”三桅荷蘭帆船去的，旅行共用了五十三天時間，途中歷盡艱辛，忍饑挨餓，有的人在旅途中祇能吃些已經變質的沙丁魚罐頭、乾荳和餅乾。在這篇著名的散文中，我們同樣可以看到帝汶傳教團的基本情況，可以瞭解到傳教團在那裡遇到的各種問題及其解決辦法，還可以瞭解到傳教團的重組、傳教士的調動情況、神父們同總督之間的關係等等。除提到那裡的教士團體、拉哈內藝術職業學校，以及從1898年開始由神父們領導管理的帝力男校之外，阿帕里西奧最後還提到帝汶人的原始宗教及其各種野蠻的習俗，比如嘲笑他人就會被砍頭等。正如我們在上面已經提到的，阿帕里西奧於1943年在吉馬良斯逝世。

維托里諾．洛倫索（Vitorino Lourenço），1883年出生於波爾塔萊格勒教區馬桑市卡爾沃埃羅，就讀於塞爾納謝．多．邦雅爾丁學院，並於該院獲授神父聖職。1907年12月31日來到帝汶傳教團，在這裡供職共四年。1911年來到澳門，當月23日離澳回國度假，從此脫離澳門教區工作。

【註】

（1）文德泉（M. Teixeira）：《澳門及其主教教區》（*Macau e a sua Diocese*），III，頁391-392。
（2）《海外葡萄牙傳教團年鑒》，頁184。
（3）坎迪多．達．席爾瓦．特謝拉（Cândido da Silva Teixeira）：《塞爾納謝．多．邦雅爾丁傳教團學院》（*O Collegio das Missões em Sernache do Bom Jardim*），頁30。
（4）文德泉：《澳門及其主教教區》，XII，頁76。
（5）博克塞（Boxer）：《遠東貴族們》（*Fidalgos no Extremo Oriente*），頁197和202。
（6）文德泉：《澳門及其主教教區》，X，頁53。
（7）弗朗西斯科．馬里亞．費爾南德斯（Francisco Maria Fernandes）：《唐．安東尼奧．若阿金．德．梅代羅斯：澳門主教和帝汶傳教團。1884-1897年》（*D. António Joaquim de Medeiros. Bispo de Macau e as Missões de Timor. 1884-1897*）
（8）《葡萄牙亞洲辭典》（*Glossário Luso-Asiático*），卷II，頁219-220。
（9）弗朗西斯科．馬里亞．費爾南德斯：《唐．安東尼奧．若阿金．德．梅代羅斯：澳門主教和帝汶傳教團。1884-1897年》，頁55。
（10）弗朗西斯科．馬里亞．費爾南德斯：《唐．安東尼奧．若阿金．德．梅代羅斯：澳門主教和帝汶傳教團。1884-1897年》，頁16。
（11）（12）（13）（14）（15）（16）（17）（18）（19）文德泉：《澳門及其主教教區》，X，頁372-392；頁258-267；頁284-302；頁191-198；頁365-371；頁249-257；頁333-341；頁319-331；頁358-362。
（20）卡爾瓦略．依．雷戈（J. Carvalho e Rego）：《澳門新聞報》（*Notícias de Macau*），1969年11月12日。

黃徽現譯